

Jǐ XIANG WEN
LIAN HUA LOU

藤萍

著

吉祥纹 莲花楼

吉祥纹 莲花楼

参
青龙卷
完美典藏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497

1247.58
206
V3

Ji XIANG WEN
LIAN HUA LOU

藤萍
著

吉祥纹

吉祥纹 莲花楼

完美典藏版
参 青龙卷



1247.58
206
V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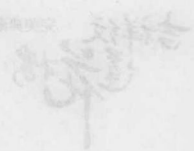
北航

C1714663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第一章 龙王棺

苍茫青山，放眼望去皆是竹林，在这深秋季节，满山遍野青黄不接，徒见斑点许多，蛛丝不少。

这座山叫作青竹山，山下一条河叫作绿水，这里是从瑞州前往幕阜山的必经之路。

三匹骏马在茂密的竹林小径中缓慢地跋涉。昨天刚下过雨，竹林里潮湿得很，三匹马都很有不耐烦地在这狭窄的小路上喷着鼻息，三前进两倒退地走着，刚走了没一小段路，马就不走了。

“大雾……”一位骑在马上白衣人喃喃地道，“我最讨厌大雾。”这里潮湿至极，依稀很快又要下雨了。

另一匹马上乃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青衣人，眉目颇有英气，“此去十里没有人家，若是弃马步行，或可在天黑之前赶到。”

“步行？”那白衣人的白衣在大雾中微湿，略有些贴在身上，显得瘦骨嶙峋，比平时还多了七八分骨感，正是“多愁公子”方多病，闻言干笑一声，“弃马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赶到村庄天也黑了，前面还要过河，一样要等明天，我看我们不如先找个地方躲雨，等明天天气好点，要赶路也比较快。”

青衣人是听见了，却不回答，目光只在骑马的第三人身上——其实那人早已下了马，还从竹丛中拔了一把青草，小心翼翼地塞到马嘴里，突然看见青衣人直直地盯着他，本能地在自己全身上下都看了一遍，方才明白青衣人是什么意思，连忙道：“躲雨、躲雨，我没意见。”

这喂马的自然方多病多年的知交李莲花，青衣人正是梳起头发的展云飞。在绣花人皮一事之后，咸日犴无端绝迹江湖，鱼龙牛马帮却并没有偃旗息鼓，这几日江湖惊传的头等大事是——百川院一百八十八牢第五牢被破，位于幕阜山的地牢里被救出五位魔头。其中一位号称“天外魔星”，据传此人皮肤极黑，两眼如铃，肩宽膀阔，比之常人宽了三寸，高了一尺，只余一口牙齿分外地白。

“天外魔星”于二十余年前横行江湖，杀人无数。此人虽然年纪已大，却依然未死，这番重出江湖不知又要杀人几许。听闻这等怪物逃脱，江湖人心惶惶，对百川院的信任大打折扣。

而方多病三人正是应纪汉佛之邀，前往幕阜山地牢一观情形，看能不能找出一百八十八牢接连被破之事，究竟纰漏出在哪里？这一百八十八牢的地址，天下只有“佛彼白石”四人知道，若非四人之中有鱼龙牛马帮的奸细，为何地牢被破得如此迅速？而过后又找不到半点线索？

堂堂“佛彼白石”纪汉佛相邀，方多病实是春风得意了几日。虽然纪汉佛相邀的信函中将方多病、李莲花和展云飞三人一并邀请，但方大少却以为既然纪大侠将他方公子写在最前面，那显而易见，纪大

李莲花

侠主要邀请的正是区区在下方公子，外加路人一二作陪，原来他已在前辈高人心中有了如此地位而犹不自知，实在是惭愧，惭愧啊，哈哈哈哈哈……

不过自瑞州前往幕阜山，要翻越山脉二座，横跨河流若干条，且一路荒凉贫瘠，并无什么莲塘鱼塘盛产绝色美女，他的意气风发不免日渐低迷，走到青竹山终于忍无可忍，绝不肯再坚持赶路，今日就算纪汉佛亲身来到，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非躲雨不可！

既然李莲花、方多病二人都说要避雨，当下三人牵马往山边走去，只盼山崖之下有洞穴可以避雨。方多病本以为展云飞心里一定不悦，一定恨不得披星戴月日行千里好尽快到达幕阜山，结果展云飞居然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居然很把他们两人的意见当一回事，居然还很当真地带头牵着马去找躲雨之处了。

青竹山山势平缓，并无悬崖峭壁，远处看着是山崖，走近一看却是斜坡。三人在竹林中转了几圈，放眼望去尽是高低不一、大大小小的青竹，非但不知今夕何夕，又因为大雾迷蒙，也不知东南西北了。

转了三圈之后，三人衣履尽湿。李莲花终于在滑了第三跤之后咳嗽了一声，“那个……我觉得，山洞之类是找不到了，而且……我们好像在……迷路……”

前面走的展云飞也轻咳一声，方多病本能地反驳，“迷路？本少爷从六岁起就从来不迷路，就算是万里大漠也能找到方向……”

此时雾气已浓到十步之外一片迷离，李莲花欣然看着他，“那这里是哪里？”

方多病呛了口气，理直气壮地道：“这里又不是万里大漠。”

“这里只怕距离我们刚才的路有三四里之远了。”展云飞淡淡地道，“天色已晚，就算找不到避雨之处，大家都是习武之人，就此打坐歇息吧。”他也不在乎地上泥泞杂草，就这么盘膝坐了下去，闭上



了眼睛。

李莲花和方多病面面相觑，只见未过多时，展云飞头顶升起蒸蒸白气，他内息运转，发之于肤，那一身青衫方才湿透，现在虽然有细雨浓雾，却在慢慢变干。方多病却只瞪着他屁股下的烂泥，心里显然并没有什么赞美之意。

正在方多病瞪眼之际，李莲花将三匹马拴在一旁的青竹之上，那三匹马低头嚼食青草，倒是意态悠闲。方多病抬头又瞪了李莲花一眼，“你有没有酒？”

“酒？”李莲花拴好了马，正在四下张望，突然被他一问吓了一跳，“我为什么会有酒？”

“这鬼天气，若有酒，喝上一两口驱寒暖身，岂不美妙？”方多病摇头晃脑，“青山绿水，烟水迷离，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莲花叹了口气，“我若是姓曹，说不定就要生气……”方多病正待问他为何姓曹就要生气，突地一顿，对着东边的竹林张望了一下。

“怎么？”李莲花顺他看的方向看去，只见昏暗一片，不知道方多病看的是什么东西。

方多病仍在张望，过了半晌喃喃地道：“我怎么觉得有光……”

“光？”李莲花对着那地方看了半天，突地大雾之中，有黄光微微一闪，宛若火光，“那是什么？”

“不知道，难、难道是……鬼火？”方多病干笑一声，“现在在下雨……”他的意思是现在还在下雨，哪里来的火能在下雨的时候烧起来？

李莲花摇了摇头。大雾浓重，就算是二郎神有第三只眼也看不清那发光的是什么东西，展云飞正在打坐，还是乖乖留在原地的好的。

但就在他摇头的时候，方多病身形一晃，已向发光之处悄悄掩去。李莲花瞪大眼睛，看了看方多病的背影，又瞧了瞧依然在打坐的

五世
青式
出未
方多
李莲
暗，
出成
出成
暗，
出成

展云飞，还没等他决定留下或是跟上，方多病就又退了回来。

“怎么？”他知情识趣地问。

方多病眉飞色舞，手指火光的方向，“那边有栋房子。”

“房子？”李莲花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天色虽晚，却还尚未昏暗，喃喃地道：“刚才竟没看见。”

“刚才我们是绕着山坡过来的，那房子在竹林深处，火光就是从窗户出来的，想必里头有人。”方多病心花怒放，有房子就是不必再淋雨，不管这房子里的主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方大少必然是要进去坐一坐，喝喝茶并顺便吃顿饭的了。

“竟有人住在这许多竹子中间，想必不是避世高人，就是文人雅客。”李莲花慢吞吞地把三匹马的缰绳又从竹子上解了下来，“你既然怕冷，那么就……”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方多病勃然大怒，“谁怕冷了？本少爷要不是看你浑身湿透，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奄奄一息的样子，这种天气就算是日行百里也行的。”

方多病勃然大怒，李莲花只道：“哦……啊……嗯……展云飞尚在调息，你留在这儿为他守卫，我先牵马过去看看。”

“你先去敲个门，让主人煮茶倒酒，准备待客。”方多病心里一乐，“顺便问问可否在家里借住一宿，当然我会付钱。”他堂堂“方氏”少爷，自然绝不会占这等山野村夫的便宜。

李莲花嗯了一声，牵马走了两步，突道：“我听西边不远有水声，或许有条河。”

“河？”方多病皱眉，“什么河？”

“河……么……”李莲花想了半天，正色道：“我记得十几年前，在青竹山下抚眉河边，那个……李相夷和‘无梅子’东方青冢在这里打架……”

【第一章】

龙王棺



他还没说完，方多病蓦地想起，大喜道：“是是是！我怎么忘了？那东方青冢以精通奇门异术出名，尤其爱种花，李相夷和东方青冢为了一枝梅花在这里比武。当年乔姑娘爱梅，四顾门为对付笛飞声路过青竹山，看到东方青冢梅苑中有一棵异种梅树，美不胜收，李相夷便要东方青冢许赠四顾门一枝红梅，且花不得少于一十七朵。因为当时四顾门中上下有女子十七人。东方青冢不允，于是两人在梅苑比武，东方青冢大败，李相夷折得一枝梅远去，之后听说东方青冢败后大怒，一把火将自己梅苑烧了，就此不知所踪。这事虽然算不上什么侠义大事，却是迷倒了许多江湖女子，听说不少人恨不能入四顾门为婢为奴，能得赠一枝红梅，死也甘愿，哈哈……”

李莲花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日后你若有女儿，这等害人不浅的女婿万万要不得。我是说那个梅苑在抚眉河边上，既然河很近……”

方多病大乐，“那本少爷待会儿必要去瞧瞧，说不定那棵引起事端的梅树还没死，说不定还有什么遗迹可看，这事展云飞必然知道。死莲花你快牵马去敲门，等我折了梅花回去让你瞧瞧罕。”

李莲花连连点头，“极是极是！”他牵马慢慢走入大雾之中。那三匹马被他一手拉住，居然乖得很，一步一个脚印静静地走去了。

方多病对“相夷神剑”李相夷的种种轶事一向倾慕不已，突然听闻原来当年“寻梅一战”的遗址就在左近，自是兴奋。

二 杀人的房屋

大雾迷离。

李莲花全身皆湿，竹林中的泥泞浅浅漫上他的鞋缘，看起来有些

李莲花

潦倒。昏暗迷蒙的光线中，他的脸色微现青白，眉目虽仍文雅，却毫无挺拔之气。

那三匹马老老实实地跟着他。未走多久，一处别院映入眼帘。

那是一处在二楼东面房间亮灯的别院，庭院不大，却修有琉璃碧瓦，雕饰精致，不落俗套，二楼那明亮的暖黄灯火映得院中分外地黑。他咳嗽了一声，老老实实地敲了敲门，“在下寒夜赶路，偶然至此，敢问可否借住一宿？”

门内有老者的声音沙哑地道：“青竹闪寒雾冷雨，在外面待得久了要生病的，我这故居客房不少，也住过几轮的路人了，年轻人请进来吧……咳咳……恕老朽身体有病，不能远迎。”

李莲花推门而入，推门的时候咯的一声微响，却是一只琵琶锁挂在门后。主人倒也风雅，琵琶锁并未锁上，被磨蹭得很光滑，月光下铜质闪闪发光，锁上还刻着极细的几个字。屋内摇摇晃晃亮起灯火，一个年纪甚小的少女对外探了个头，“爷爷，外面的那个读书人。”

那少女看似不过十二三岁，李莲花对她微微一笑，她对他吐了吐舌头，神情很是顽皮，“你是谁？打哪儿来的？”

“我姓李，”李莲花很认真地道，“我从东边来，想过抚眉河，到西北去。”

“李大哥，”少女对他招了招手，“外面冷得很，进来吧。”

李莲花欣然点头，“外面的确是冷得很，我一身衣裳都湿了，不知门内可有烤火之处？”说着他忙地进屋，屋内果然暖和许多。一位披着袄子的老者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这个时节最是阴寒，东侧有客房，可供你暂住一宿。”

李莲花指着门外，“过会儿我还有两位朋友前来，可否一起叨扰老丈？”

那老者身材肥胖，脸颊却是枯瘦，有浓浓的病态，咳嗽了几声，

【第一章】

龙王棺



“出门在外自有许多不便，既然外面下了雨，那便一起进来吧。”

“如此真是谢过老丈盛情了。”李莲花大喜，忙忙地往老者指给他的房间去，走了两三步，突地回过头来，对着那少女长长地作了个揖，“也谢过妹子盛情。”

那少女一直两眼圆溜溜地看着他，突地见他感恩戴德口称“妹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李莲花连连作揖，这就进了那客房。

进了客房，李莲花点亮油灯。

灯火渐渐明亮，照亮四周。这是间普通的客房，除了一张木床什么都没有，连油灯都是搁在钉在墙上的一块托板上，床上堆着干净的被褥，四下空无一物。

他很爽快地脱了外衣，那外衣湿得都滴出水来，穿着半湿不干的中衣往被子里一钻，就这么合目睡去。

睡不到一盏茶时分，只听大门砰的一声，有人提高声音喊道：“有人在家吗？”

李莲花蒙蒙眈眈地应了一声，糊里糊涂地爬起来去开门。

穿过庭院的时候，屋外的寒风煞是刺骨，醒了醒他的精神。大门一开，门外的却是方多病和展云飞，只见方多病瞪眼看着他，一把抓住他前胸，得意扬扬地道：“本公子早就知道你故意说段故事给我听，非奸即盗，果然展大侠作息一醒就告诉我——当年李相夷和东方青冢比武的地方虽然是在抚眉河边，却是抚眉河的山那边，距离那条河还有十七八里路呢！”他提着李莲花摇晃，“你小子是不是想了个借口想打发我和展大侠到外面那除了竹子还是竹子的荒山野岭去瞎转一整晚，好让你一个人先到这里来探虚实？死莲花，我告诉你，本公子一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想甩下我没门！”

李莲花正色道：“此言差矣，想当年李相夷和东方青冢在何处比武，只怕李大侠那时日理万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我知之不详自是理

第...章

所应当。何况此处老丈乐善好施，凡有外人借宿一概应允，连客房都早已备好，我又为何要让你二人在荒山野岭像那……个一样乱窜……”

方多病大怒，“那个？哪个？你给本公子说清楚你心里想的是哪个？”

李莲花咳嗽一声，“那个红拂夜奔李靖……”

方多病的声音顿时拔高，“红拂？”

李莲花道：“嘘，那是风雅，风雅……你莫大声嚷嚷，吵醒了老丈将你赶出门去。”

方多病一口气没消，仍旧怪腔怪调地道：“老丈？本公子在门外站了半晌，也没看到个鬼影出来，这既然是他家，为什么你来开门？”

李莲花道：“这个么……荒山野岭，一个不良于行的老丈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儿一起住在大山之中，准备了七八间客房，专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供人借宿，这等高风亮节自与常人不同，所以你敲门他不开也是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事。”

方多病被他气到的一口气还没消，听他这一段脑筋转了几转，哭笑不得。

展云飞淡淡插了一句，“此地必有不妥，小心为妙。”

屋里却还是一片寂静，刚才那老者和少女并未出现，灯已熄灭，悄然无声。

“喂喂……死莲花，不但人不出来，连点声音都没有，不但没有声音，连气息都没有，你方才当真见了人吗？”静听了一会儿，方多病诧异道：“这里面连个人声都没有，真的有老丈？”

“当然有。”李莲花一本正经地道，“不但有老丈，还有好几个老丈。”



“好、好几个老丈？”方多病顿时忘了刚才李莲花硬生生把他比作“红拂”，“在哪里？”

李莲花指了指方才那“老丈”出来的地方，“那里，”随后又指了指那少女回去的地方，“那里。”

展云飞放慢了呼吸，手按剑柄，静静地向那两个房间靠近。

李莲花叹了口气，“左边屋里有两个死人，右边屋里也有两个死人。”

方多病凝重了脸色，一晃身就要往房中闯去，李莲花一抬手，“且慢，有毒。”

“毒？”方多病大奇，“你怎知有四个死人，又怎知有毒？”

“我什么也不知道，”李莲花苦笑，“我只知道这地方显而易见的不妥，但若是个陷阱，未免也太过明显，寻常佝偻的 older 和年幼孩童如何能在这荒山野岭长期独自生活？这里既无菜地又无鱼池，距离乡镇有数十里之遥，就算家里有个宝库不缺银子，难道他们能经常背着数百斤的大米跋涉数十里地？更不必说会对深夜前来的陌生人如此欢迎，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很欢迎人住进这屋子，不论是谁。”

“然后？”展云飞果然从不废话，简单直接地问。

“然后——然后我就住了进来，但没有发现什么古怪，在左右房间里还有第三和第四人微弱的呼吸声。”李莲花叹了口气，“但我躺下不到一盏茶时间，左右两侧四个人的气息突然断了——这么短的时间，不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人出入，四个大活人突然气息全无——而能如此杀人于无形的，十有八九，就是剧毒。”

“胡说八道！你说这几个大活人住在自己家里，半夜突然被自己毒死了，却没毒死你这个客人，根本不合情理，何况你什么都没看见，只是瞎猜一通……”方多病连连摇头，“不通，不通，既然他们欢迎你，又没有害你，却怎么会害死自己？”

李莲花

“也许……大概……他们不是这屋子真正的主人。”李莲花正色道，“这屋子太过干净，平时必有人仔细打理，门口挂着琵琶阴阳文字锁，主人多半喜欢机关……说不定精通机关……如果我遇见的那两人只是被困在屋内无法出去，突然遇见了有个自投罗网的路人要进屋，自然是要拼命挽留的。”

“困在屋内？”方多病奇道，“这屋子里什么也没有，也能困住大活人？本公子想走就能走……”

展云飞打断他，“刚才那两人，已经死了。”

方多病吓了一跳。展云飞剑鞘一推，左边的房门缓缓打开，只见一个佝偻老者坐在椅上，两眼茫然望着屋梁，却已是气绝多时了。

方多病立刻倒抽了一口凉气。屋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这屋里除了椅上的老者，还有另外一具尸体……

一具须发斑白、穿着粗布衣裳、赤着双脚、一看就知道是寻常村民的尸体，赫然又是一个“老丈”。

这具尸体靠墙而坐，显然和死在椅上这位衣着不俗的老者不是一路。

莫非——这也是被困在这屋里的路人之一？

三人面面相觑，饶是都已惯走江湖的熟客，却也是相顾骇然。

屋里并没有什么古怪气味，仿佛那一盏茶之前还活生生的老者只是睡了，一切都安静得不可思议。展云飞屏住呼吸，以剑鞘再度推开另一间的房门。那门内也有两人，一个是年约三旬的美貌妇人，另一个便是那貌似天真的孩童，只不过这也是两具尸体，毫无半点气息。

方多病呆了，这一瞬间这屋里所有的门窗都似阴森可怖起来，“这、这莫非有鬼？”

展云飞却摇了摇头。他凝视着那小小少女的死状——她就匍匐在地上，头向着东南。他的剑鞘再度一推，那房门旁一个榻子倏然被他



横移二尺，露出墙上一片细小的黑点。

“气孔……”方多病喃喃地道，“莫非竟是通过这气孔放出毒气，瞬间杀了二人？天……这莫非是一个机关屋？”

三人环目四顾。这干净空荡的庭院却似比三人所遇的任何敌人都深不可测。

李莲花退了一步，慢慢地道：“或许应当试一下能否就此退出……”

方多病连连点头，突又摇头，想了想又点头。

李莲花一句话说了一半，飘身而退，人到院门口就落了下来。

展云飞沉声问道：“如何？”

“毒雾。”李莲花亮起火折子，转过身，面对着门外的冷雨大雾，喃喃地道：“原来他们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的原因，是因为大雾……”火折子光芒之下，只见方才那浓郁的大雾渐渐变了颜色，苍白之中微带蓝绿，竟是说不出的诡异。

“毒雾？”方多病和展云飞都变了颜色。他们在大雾中行走良久，却并未察觉雾中有毒，“这雾中有毒？”

李莲花对着大雾凝视半晌，突地探手取出一块方巾，扬手掷入不远处迷离的大雾中。过了一会儿，他挥袖掩面，蹿入雾中将方巾拾了回来，只见白色方巾已经湿透，就在这短短片刻之间，方巾上已见了三四个微小的空洞，竟是腐蚀所致。

方多病汗毛直立。这雾气要是吸入肺中，不是刹那间五脏六腑都给穿了十七八个小孔出来？

“这毒雾如此之毒，刚才我们也吸入不少，怎么没事？”

“想必就在这左近有什么剧毒之物能溶于水汽，”李莲花喃喃地道，“只有大雾浓郁到一定程度，毒物方能进入雾中，我们走了好运，竟能平安无事走到这里。”

展云飞突道：“只消能在这里度过一夜，天亮之后水汽减少，我们就能出去。”

李莲花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

方多病忍不住道：“这屋里的死人也是这么想，那毒雾还没进来，自己倒是一命呜呼。这屋子比外面的毒雾也好不到哪去……”

“此地此屋，全是为杀人所建！”展云飞淡淡地道，“这屋主人的癖好恶毒得很。”

“不错，根本不在乎杀的是谁，好像只要有人死在这里面他就开心得很。”方多病咬牙切齿，“世上怎会有这等莫名其妙的杀人魔？老子行走江湖这么久，从来也没听说过还有这种鬼地方！”

“有！”展云飞却道，“有这种地方。”

“什么地方？”方多病瞪眼，“本公子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展云飞道：“囹圄屋。”

囹圄屋，为昔日金鸾盟第一机关师阿蛮萨所制，据说其中有一百九十九道机关，被关入其中的人从无一个生还，死状或有中毒，或刀砍，或火烧，或针刺，或腰斩，或油炸……应有尽有，只有人想象不到，没有囹圄屋做不到的杀人之法。

但据说囹圄屋金碧辉煌，乃是一处镶有黄金珠宝的楼房，充满异域风情，绝非这么一处平淡无奇的庭院。并且，囹圄屋一直放在金鸾盟总坛，在十一年前早已毁于李相夷与肖紫衿联手的一剑，自然不会突然重现在此。

方多病从未听过囹圄屋的大名，等展云飞三言两语将这事讲了一遍，他既恨为何自己不是出道在十一年前，又恨展云飞语焉不详，更恨不得把展云飞脑子里装的许多故事挖了出来装进自己脑子里替他再讲过一遍方才舒服。

“故事可以再讲，但再不进屋去，外面的雾就要过来了。”李莲

花连连叹气，“快走，快走。”

方多病一下蹿入屋里。三人在厅堂中站了片刻，不约而同地挤入方才李莲花睡过的那间客房。

李莲花想了想，又出来关上大门，再关上客房的门，仿佛如此就能抵挡那无形无迹的毒雾一般。展云飞和方多病看他瞎忙，展云飞立刻撕下几块被褥将门缝窗缝牢牢堵住，方多病却道屋里有无声无息的杀人剧毒，这般封起来说不定死得更快。

这屋子不大，三个大男人挤在一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李莲花想了想，又动手去拆床。

方多病只怕床后也有什么会吐毒气的气孔，连忙和他一起动手。展云飞拔出佩剑，“二位闪开。”

李莲花拖着方多病立刻逃到墙角，只见剑光暴涨缭绕，一声脆响，那木床已成了一堆大小均匀的碎渣。

李莲花赞道：“好剑法。”

方多病哼了一声，显然不觉这劈柴剑法有何了不起，是死莲花自己武功差劲至极大惊小怪。

床碎之后露出墙壁，这墙壁上却没有气孔。展云飞并不放松警惕，持剑在屋里各处敲打，却并没有敲出什么新鲜花样出来，这仿佛便是一间极普通的房间。

难道这一夜竟能如此简单地对付过去？展云飞在看墙，方多病却一直盯着那被劈成一堆的木床，这屋里除了那堆木床之外本也没啥好看的，突然他大叫一声：“蚂、蚂蚁！”

展云飞蓦地回头，只见从那破碎的木头之中慢慢爬出许多黑点，赫然正是一只只蚂蚁。原来这木床的木材中空，中间便是蚁巢，展云飞劈碎木床，这些蚂蚁受到惊扰便爬了出来。

这绝不是一窝普通的蚂蚁，这些蚂蚁都有半个指甲大小，比寻常